

无理想生活

安宁 著



爱情
界上
生这碗
味品
更好
大致难吃不到哪
里去。如果只求
饱腹，呼噜呼噜
地吃下去，抹一
下嘴角残留的饭
渣，睡一大觉，
照例是清平可触
的黏稠日子。



浙江文艺出版社

无理想生活

安宁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理想生活 / 安宁著.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3.2

ISBN 978-7-5339-3583-2

I. ①无… II. ①安…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6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00418号

责任编辑 项 宁
装帧设计 水 墨
责任印制 朱毅平

无理想生活

安 宁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制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飞达工艺美术印刷厂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数 165千字
印张 7.5
插页 1
印数 1-15000
版次 2013年2月第1版 2013年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3583-2
定价 22.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自序

这是一个没有理想的时代，人们皆匆忙前行，但，那是为了物欲。

庸常生活之中，理想不过是一个又一个的泡沫，偶尔冒出水面，片刻之后，便化为乌有。假若谁进入婚姻或者职场之后，依然存有一份不切实际的青春期的理想，那么，他多半会遭人嘲笑。务实人生，大约应是多数人所走的努力对物质的寻求之旅，如果慢上半拍，等待落在青春里的若干理想，你便大抵会被这个竞争惨烈的社会丢下。

世俗生活与理想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这是我在此部长篇中，想要探讨的问题。无理想生活，是现实人生的常态，因为功利，我们不得不舍弃那看似总是虚无缥缈的慢行的理想。小说中的钱胜文，在金龟之妻与红颜知己之间的犹豫徘徊，其实不过是在鸡零狗碎的浮躁生活与静寂美好的理想生活之间的犹豫徘徊。日常生活的阔大无边，常常让我觉得无助与绝

望,我试图将它打败,试图逃离这一片烦恼的水域,但最终发现,一切都是徒劳,无论我如何努力,挣扎,我依然需要蹚过无边无际的现实的沼泽,除非,生命消失,呼吸停止。

作为一个典型的悲观主义者,我习惯于用冷嘲热讽的态度,对待我无法摆脱的一地鸡毛似的日常琐碎,并慢慢懂得,人生最应该学会对抗的,其实不是几率很小的天灾人祸,而是每时每刻都可能出现的世俗烦恼。小说里的钱胜文,就是被世俗婚姻生活缠绕之人,其中霸道的岳母,聒噪的妻子,她们像是潘多拉的盒子,随时可能开启,让他时刻紧张、不安、焦灼,并想要尽力逃避;所以,他才有了一个盛放理想的咖啡馆,及帮他暂时成就了这个理想的红颜知己。我们大多数人,都像钱胜文,说不上是幸运还是不幸,偶尔能遇到一两个可以成就理想的知己,但很快又被生活的洪流席卷着,与其擦肩而过;也曾想过对抗,但努力之后,终究还是选择了波澜不惊的世俗人生,那明亮诱人的理想,像是琥珀里的小虫,再如何姿态高昂,也不过是

漂亮的标本罢了。

只是，我依然仰慕那琥珀里的飞虫，尽管有被定格的危险，可是那为某一个理想而振翅飞翔的努力，却让人于绝望之中，始终保有着一份希望。在起伏不定的现实洪流中漂浮的理想，总是透着某种随时被席卷而去的悲观，可尽管悲观，它依然是这个世间，始终让我们觉得美好的事物。

正因如此，才有了此部小说，它有着向世俗生活俯首称臣的灰暗结局，但却一路充满了抗争的勇气与努力。恰是这样的勇气与努力，才使得我们的烦恼人生，有了一抹动人的色彩。

我始终敬仰那些心怀理想的人。不管，这样的理想，会不会被强大无比的世俗生活，最终吞噬，且踪影全无。

是为序。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金龟之妻	001
第二章	约会红颜	021
第三章	老家来客	040
第四章	新旧女婿	057
第五章	软饭硬吃	076
第六章	狭路相逢	101
第七章	金日离婚	130
第八章	鲜爱来袭	155
第九章	婚前公证	176
第十章	理想餓了	202
后 记		230

第一章
金龟之妻

软饭不是随便什么男人都吃得了的,实力越是雄厚,软饭吃得才越是天经地义,细腻悠长;一无是处的男人,想吃软饭,那基本等于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除了仰头叹息,还会落下一辈子的笑柄。这一点,钱胜文比谁都清楚。

钱胜文在省城大学毕业那年,就知道自己早晚都要背上个吃软饭的声名。不过他不在乎,他也很自信,凭他唱歌写作打篮球样样精通的横溢才华,钓一个金龟妻,大约,也算不上什么难事。更不用说,他还算是一个帅气英俊的男人。虽然读大学时,他因为肤色偏白,又总被许多女同学倒追,便落了个“小白脸”的不雅称号,但他并不生气,权当是别人嫉妒,想着那群人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是眼看着优势资源全流到他身上来了,着急上火,便口不择言。

不过钱胜文也没有因此就在大学里正儿八经地谈一场恋爱，因为他知道谈恋爱跟结婚不一样，是有成本的。虽说浪漫不能当饭吃，可是却要靠一顿又一顿的饭菜，来证明爱情的坚贞度。他身边就有很多哥们，一场恋爱谈了四年，花费是学费的几倍还多。钱胜文新闻系毕业，数学不好，但是这点账还是算得清的，所以他宁肯就这么四年大学单身着，偶尔收一些暗恋或者明追的女人们送的礼物，写点情诗，给点暧昧，但死都不肯过那爱情河一步。

不谈恋爱，还有一个原因，是钱胜文太听母亲的话了。钱胜文还很小的时候，母亲就给他灌输一个思想，一定要娶一个家在省城的女人，别找个和他一样穷乡僻壤的，将来吃苦受累不说，连家里也不能贴补帮衬。如果只有他一个人也就罢了，偏偏他还有一个弟弟钱胜康，与他差了十一岁，用母亲的话说，跟钱胜文的孩子差不多了，所以他这救苦天尊就得牺牲一下，无论如何，都得找个家境好又可以在事业上帮助他的女人结婚。

为了省钱，钱胜文四年大学就回过两次家，寒暑假全献给了打工挣钱。他后来的老婆孙丽娜，就是他最后一年打工时认识的。当然，那时他是广告公司的打工仔，孙丽娜则是广告公司老板刘宝柱的外甥女，与钱胜文同岁，但比他早一年大学毕业，在舅舅的广告公司做文案宣传。

孙丽娜上的是三流大学，而且自费，跟钱胜文的省重点加 211 大学比起来，差得远。再加上钱胜文气质形象皆佳，孙丽娜很快追他追得像陀螺一样，停不下了。孙丽娜算不上漂亮，还娇气，不能吃苦，也无法耐劳，整个一小资任性女人。但追钱胜文那会儿，她表现得相当卖力，舍得花钱，也乐得受委屈。钱胜文起初还抵抗，觉得孙丽娜的舅舅有钱，但

她的家境却是一般，虽然有个大房子，可惜，在买不上自己的房子以前，将来不得不和岳父岳母一起住。考虑到这些现实，钱胜文便生出犹豫，无奈孙丽娜追得紧，常常跑到他毕业前乱七八糟的宿舍里，问他要衣服洗，搞得恨不能全校都知道钱胜文找了个家在省城还可以解决工作的金龟妻。

那阵子人人都羡慕钱胜文，在周围同学都因为工作的现实而劳燕分飞的时候，偏偏没正经谈过恋爱的钱胜文，名利双收，老婆有了，房子有了，省城户口有了，连带地，还有了一生的饭碗——市政府宣传部的小科员。

这份工作，是在钱胜文答应跟孙丽娜谈恋爱以前，孙丽娜将其作为诱饵，在钱胜文面前晃来晃去，折磨了他好一段时间，才终于做成的买卖。当然，靠的还是孙丽娜神通广大的舅舅刘宝柱，据孙丽娜说，她舅舅花了几万块，才搞定了宣传部一个管人事的官员，让钱胜文顺利成了事业单位在编的工作人员。具体花了多少钱，孙丽娜始终不告诉他真实数字，有时两个人吵架，提及这笔恩情账，孙丽娜会根据钱胜文的表现，决定数额的高低。若是钱胜文好生哄着她，她就说得低一些，一万左右；若是钱胜文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来，孙丽娜便将数额一路飙升上去，最高抵达过十万元。

钱胜文不跟孙丽娜计较这些，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他争不过，便总是以一句自嘲作结：那说明我钱胜文没白姓钱这个姓，的确值十万块钱！

这些当然都是陈年旧事，而今的钱胜文在省城基本算是立住了脚

跟,工作稳定,五岁的儿子钱豆豆聪明伶俐,房子尽管是岳父岳母的,可等小姨子孙小红一嫁出去,就基本上等于是他和孙丽娜的了。除了没有多少私房钱可供自己挥霍,钱胜文在别人眼里,俨然算是一个省城里幸福的男人。

当然幸福与否,别人看到的永远都只是表面。而今,钱胜文在岳父岳母的屋檐下,被这种平庸的生活裹挟着,忽然有了一点想要自立门户的理想。所谓的自立门户,并不是和孙丽娜搬出去租房住,孙丽娜早就从父母那里打听了一点内部消息,他们去世后,愿意将这栋一百二十平方米的地震局的老房子,留给他们夫妇俩。房子虽然老了点,但以后搬迁,能够换到一套同样大的新房子;即便不搬迁,卖出去,再买新的,就冲这繁华地段,也是极容易的一件事。钱胜文的自立门户,说得高观点,就是一个吃饱喝足之后的理想。混了五年后,他在宣传部的职位,依然得不到升迁,孙丽娜几次告诉他要学会送礼拍马,但乡下来的钱胜文,始终学得半生不熟,用不恰当,还差点把和领导的关系搞僵了,到最后,他干脆放弃,决定走另外一条道路——开一个咖啡馆,除了赚钱,还能实现当初咬文嚼字写诗时的一点理想。

若是这理想搁在孙丽娜结婚以前,或许钱胜文努力温存爱抚一下,孙丽娜头脑一热,就找父母借钱去了。但现在是孙丽娜进入婚姻的第五个年头,已经过了三十岁的她,再也不相信那些虚头巴脑的所谓理想,她就想安稳地过小日子,哪怕舅舅因为她创意实在一般,不给她升职加薪,也没有关系,她还有靠退休金过日子的父母可以依靠。等过上两三年,妹妹孙小红找一有钱人嫁了,这个家,就完全属于她和钱胜文了。至于钱胜文突然冒出来的开咖啡馆的不切实际的浪漫理想,在她看来,不

过是他早晨起床在卫生间放了一个臭屁，撒了一泡尿，拉了一坨屎一样，清洁剂一洒，清水一冲，即刻消失不见。钱胜文是搞文字工作的，偶尔冒个这样浪漫的小泡泡，她早已习惯了，但人到中年，还这样不靠谱地想东想西，在她看来，不是钱胜文脑子出问题，就是她近来管他管得松了，让他不知道自己姓谁名谁了。

孙丽娜完全没有意料到，钱胜文这次是认了真的。等儿子钱豆豆睡去之后，钱胜文便领导发表讲话一样，轻咳一声，开始了他的游说。

丽娜，我给你说的那件事，你考虑好了没有？钱胜文瞥一眼孙丽娜，慢吞吞地开了口。

孙丽娜在做面膜，是让钱胜文看一眼便起一身鸡皮疙瘩的绿色面膜，她对着梳妆镜很认真地将那层绿泥一点一点涂抹均匀，丝毫没有回答钱胜文问话的意思。

但这样无声的忽略其实已经让钱胜文闻到了一股子火药味，只不过那火药还没有引燃，长长的捻子悄无声息燃着，蛇一样逼近目标。

钱胜文觉得这样的安静真让人内心煎熬，他宁肯孙丽娜喋喋不休地说些什么。不过财政大权在孙丽娜这会计那里，他只能低声下气地讨好她。

老婆，我觉得拿出一笔钱来做点生意，绝对不是浪费，等咱们的咖啡馆经营起来，你就是省城最有品位的老板娘，连你妹妹孙小红都得嫉妒你。

钱胜文平日跟孙丽娜都是以名字相称，只有有求于对方的时候，才老婆老公地称呼。所以钱胜文每次喊出“老婆”这个词语，都觉得特别陌生，好像在喊另外一个人，他平日无事胡思乱想，便总希望如果离婚再

娶，一定要找个能够很甜蜜地喊她老婆的女人。不过也就是这样想想，从目前他还没有能够发迹，尚需依靠孙丽娜和岳父岳母的情况来看，离婚是一个得不偿失的不合算的买卖。而且，如果离婚，能找什么样的女人还不好说，假若不幸碰上个小姨子孙小红那样“90后”的物质女人，那就等于一头栽进了淤泥坑，这辈子都别想过上像现在这样舒服的日子了。所以，如果能够将那点开个咖啡馆的小理想实现，多叫几声老婆，多说一点甜言蜜语，多做几顿饭，多刷几次碗，多给岳母大人买点保健品，也没有什么。

孙丽娜总算将一张脸完全涂绿了，又将手清洁干净了，转过身来从那“鬼脸”上挤出一丝冷飏飏的笑来：钱胜文，你最近被鬼缠身了怎么着，突然胸怀大志起来，你也不照照镜子，你是做生意的那块料不？实话实说吧，你也就是棵外表挺拔内心空洞的棕榈树，长路边看看还可以，盖房子做家具，物种全灭绝了也轮不到你。

钱胜文被孙丽娜这样数落惯了，若在几年前，他的脸会变成绛紫色，并跟孙丽娜争辩一阵，现在三十多了，人被温吞水一样的生活磨得渐趋圆滑，也就不再跟孙丽娜的尖酸刻薄一般见识。所以他继续对着孙丽娜的绿脸好言好语道：老婆，谁都不是天生就会做生意的，再说了，咱们这个是有文化内涵的咖啡馆，不是乱七八糟的酒吧或者乌烟瘴气的饭店，凭借我的才华，到时一定能吸引很多高端分子，对了，你就做那个民国时期的林徽因，客厅里的漂亮太太，交流点诗词音乐，这是多美好的理想生活啊。

孙丽娜捧了一本《瑞丽》杂志，很认真地翻看起来，貌似不打算再理会钱胜文不着边际的幻想。钱胜文看孙丽娜半躺在床头悠闲地欣赏时

尚服装的样子,知道如果不严肃一点谈论,大约孙丽娜永远都会以为自己在开玩笑。

钱胜文鼓足了勇气,将孙丽娜手中的杂志拿过来放到床头柜上,郑重道:丽娜,我说的可是真的,如果你不表态,我就当默认了,下周就去看地段,哦,不,我其实已经看好了几个地段的房子,就等着跟房东谈出租事宜了。

孙丽娜将一双杏眼用力一瞪,脸上的绿色面膜也鼓胀起一块,她抓起手头儿子忘在床上的一把玩具枪,啪一下砸在钱胜文的胸前,钱胜文看着那把落下后正对着自己裤裆的玩具枪,觉得世界特别滑稽可笑,他突然后悔和孙丽娜商量这事,他实在应该无声无息地就将咖啡馆开起来,当然,这得有一个前提条件,他应该想办法先弄到一笔用于租店面和装修的至少十万元的钱再说。

钱胜文,你给我听着,只要有我在,你就别想做这个美梦,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现在还没本事勾引到那个带你飞到天上去的凤凰鸟!所以你就死心塌地地在单位里待着,想办法熬上你的宣传部副部长再说吧!

客厅里传来一阵哼唱流行小曲的声音,钱胜文听出来,是孙小红回来了。孙小红在本城一所二流大学读设计系三年级,跟孙丽娜的专业一样,算是沾点艺术的边,也跟孙丽娜一样,将心思全用到设计自己身上的衣服和脸蛋上了,对于专业,通不了几窍。不过她也不在乎什么专业,用她的话说,女人最重要的设计,就是将自己的婚姻设计好,换言之,就是嫁个好老公。所以孙小红的重要任务,就是在大学毕业以前,钓到一个金龟婿,至于工作和学业,一点都不重要,反正即便是不工作,也有爸

妈的退休金养着，而人生不过是从老爸老妈家里，过渡到老公家里，只要有钱花，她乐得清闲。

钱胜文猜测孙小红肯定是见了某个男人刚刚回来，听那唱歌的声音，就知道心情不错。所以听见姐姐孙丽娜的吼叫声，她也没像平时那样敲敲门劝说一下，而是根本就两耳不闻卧房事，只顾着品味自己那点小心事，并忙着卸妆洗漱去了。

不过孙丽娜在小区里是出了名的尖嗓门，没惊动孙小红，却吵醒了老太太。这对钱胜文来说，不啻点燃了那颗一直在燃着捻子的炮弹。他对岳母的惧怕，比对孙丽娜还要深上一层。当初第一次被孙丽娜领着拜见岳母，跟上刑场差不多。老太太的伶牙俐齿、尖锐犀利，简直是《红楼梦》里的王熙凤转世投胎，基本上，她拿眼睛淡淡一瞟钱胜文，就将他的出身贵贱和未来路途，给看得一清二楚了。老太太在地震局做地震勘探工作，但钱胜文觉得她实在该去做情报人员，或者当个把人性剖析得游刃有余的作家，在这个几乎从未有过地震的省城做地震勘探，简直是浪费了人才。

不只是钱胜文，就连孙丽娜至今也奇怪，为何老太太第一次见钱胜文，就猜出他是家中的长子，应该有一个弟弟，而且家在乡下，家里没有钱供他继续读研，更不会帮他出一份首付在省城买一套房子。而且，那件送给自己的外套，绝对是他们家姑娘丽娜花钱买的。老太太说这些的时候，面不改色，好像点评一头猪的价格，或者一只羊的肥瘦。钱胜文跟孙丽娜在外面散步吵架的时候，气急了，还会拿这第一次见面说事，觉得当初的自己，在老太太面前，跟个待售的奴隶似的。

孙丽娜其实也一直有一些愧疚，因为老太太对钱胜文从来没有看

好过，一心认定自己女儿嫁给钱胜文，是人生最亏损的一件事。所以，平日里如果老太太毫不留情地当面指责钱胜文，她基本都会护佑一下，或者打个圆场。当然，她也很清楚地知道，老太太嘴硬，心里其实明白，像钱胜文这样乐于做上门女婿的重点大学毕业的男人，当下也并不太好找。况且，钱胜文脾气算好，也尊老爱幼，基本算是一爱家爱业的“五好青年”。

所以当老太太推开自己卧室的门，站在客厅里问他们究竟在吵什么时，孙丽娜立刻噤了声，又赶紧遮掩说：妈，没什么，就是说些闲话，你赶紧睡吧，我们也马上睡，明天还得早起上班呢。

这件事算是给暂时掀过去了，但第二天钱胜文开着马自达送孙小红去上学的路上，孙小红忽然朝他神秘一笑，道：姐夫，我知道你们昨晚在吵什么。

钱胜文吓了一跳，脱口而出：小红，你可别告诉咱妈啊，要不我就惨了。

孙小红笑道：姐夫，别见了我妈跟见了王母娘娘似的，不就是想做点生意么，这也没什么了不起啊，再说了，男人不闯荡，难道还让女人拼世界不成？我最瞧不起那种天天畏缩在家里不出去挣钱的男人了。

钱胜文不知道是该微笑致谢，还是尴尬脸红。别看孙小红读了大学，按说也应该有点独立女性的风采，但却最赞同女人做家庭主妇，回家相夫教子，做做瑜伽，看看无聊美剧韩剧，并称这是缓和社会就业压力，同时激发男性身上雄性荷尔蒙的有效方式。虽然孙小红表面上看着跟钱胜文这个姐夫关系挺和谐，但实际上她有点看不上这个姐夫，总觉得钱胜文白白长了一副好皮囊，却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成就男人事

业辉煌,搞得现在姐姐老大不小了,还和她一样啃老。钱胜文知道孙小红和姐姐之间,也有点小矛盾,彼此都觉得对方多花了父母的钱,多沾了父母的便宜。尤其是做姐姐的,孩子都五岁了,还跟没断奶的孩子似的,动不动就琢磨爹妈的钱花。

不过,看在孙小红还是个二十一岁孩子的分上,钱胜文不跟她斤斤计较,况且,也怪自己爹妈没有本事,不能给自己积攒下一笔钱用来创业,导致现在想创业了,却发现钱已经被老婆孙丽娜牢牢地控制起来了。

这样一想,钱胜文又有些悲伤,默默开了一会车,没说话。孙小红比她姐姐还精明好几倍,早就猜透了钱胜文的心思,她看着钱胜文一张严肃的脸,扑哧笑出声来:嘿,姐夫,别难过啊,我觉得吧,你就是缺少一个红颜知己的支持,我姐姐小气,也保守,她就是有一百万,也很难拿出钱来支持你。

钱胜文大笑:这世道,上哪儿找那么有钱又贴心的红颜知己啊,就是有,你姐姐管那么严,我也不敢哪。

孙小红两手叉胸,得意道:姐夫,我要是真给你介绍一个,你怎么感谢我啊?

钱胜文权当孙小红玩笑话,随口道:那就答应你,给你买一个你一直念叨的那款三星的手机好了。

孙小红当即兴奋得要跳出车窗去:耶!姐夫,你说话算数哦。我要是介绍成了,你可别反悔哦。

钱胜文还是没当真:反什么悔呢,你都给我介绍一个经济支柱了,那点钱都舍不得花,也太不是男人了吧。

孙小红忽然又犹豫起来:哎呀,我说的红颜知己吧,就是能给你出